

香港電影資料館編纂的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出版於1997年。書出版後，我獲邀在同年八月出版的第一期資料館《通訊》撰文討論。22年後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出版增訂本，我又再有緣成為它最早的讀者，並在此提供一些個人觀察。

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的編輯目的，是整理每部香港電影的資料作研究之用，依時序記錄每部影片的基本資料，包括公映日期、影片規格、幕前幕後工作人員名單、故事簡介等，也盡量配以一張劇照。這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但能夠成事卻絕不簡單，特別香港的電影生產量曾經高踞世界前列，就更不容易了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已出版了八卷，年份由1914至1979年，期間每一部出現過的香港電影，能找到的，都作了紀錄，這是很難得的工作成果。不少製片年份更短，電影產量更低的地區，都沒有這麼一份完備的紀錄；而即使做了片目的，提供的資料往往也沒有那麼充足，考核也不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精審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的編纂，確為香港電影歷史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，方便了無數的研究者。

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起自1914年第一部香港電影，終於1941年香港淪陷。^{〔編按1〕}由於年日久遠，淪陷前的電影歷經損毀散佚，保留下來的影片數量極少，所以對這個時期的香港電影，過去幾乎只能停留在「紙上電影研究」。即使是紙上研究，也由於經過戰亂，公私紀錄損毀嚴重，要蒐集也絕不容易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在1997年出版，可說為研究者提供了認識香港電影的很多線索。好像它把影片按公映年月日排列，讀者點算一下每年香港電影的數量，便會留意到其特別之處：由1914至1941，年期雖有28年，但最初階段，香港電影的發展卻並不是逐年遞進，而只是間歇性地出現。一直到1933年的首20年間，沒有一年香港電影的產量是超過五部的，期間有些年份的產量更是零；到了1934年，產量始超過十部，達到14部。香港電影是在三十年代中期突然蓬勃起來的，1935年產量大增，這興旺的勢頭一直維持到1941年。單是把影片按年排列，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便已為我們呈現了香港電影早期發展的獨特形態。

我還可以結合個人經驗談得深入一點。我在2016至2018年間，為香港電影導演會主編《香港電影導演大全1914-1978》，嘗試介紹1978年之前每一

位香港電影導演。研究工作的第一步，是擬出 1978 年前的導演名單。擬定的方法就是以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為基本參考，把每一部電影的導演名字輸入電腦檔案，再逐步篩去一人異名及二人同名的情況，一步步定出最後的完整名單。假如沒有《香港影片大全》，這項工作幾乎沒法起步，也沒有完備的把握。我常因依次序讀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的資料而聯繫出種種脈絡，啟發出一些研究問題和方向，受惠甚深。

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已售罄多年，一直有不少反響希望它能夠再版。畢竟這部書已出版了 22 年，當時資料館館址尚未落成，如今位於西灣河的香港電影資料館已投入服務將近 19 年。我在編《香港電影導演大全》時，也時有發現書中一些資料看來不確，有待修訂；也有些地方，我知道一些新資料可補充。現時資料館的館藏較諸 1997 年，已有長足增長，單以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涵蓋的範圍，便有很多突破性的蒐集成果。再加上網絡搜尋資料的方便，與及學者近年來的研究成果，都令香港電影資料館有條件出版一部把水平提升不少的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的增訂本，以下我會列舉一些突出的例子來談談。

資料館開館以來，新收到各種影片簡介、電影特刊及早期電影雜誌，聚沙成塔，成為補充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的資料基礎。其中較特別的一個來源，是從美國的紐約州檔案館（New York State Archives）搜集回來的資料。事緣淪陷前香港影片進入美國市場，為了配合當地的審查，規定提供一個英文對白本。電影資料館獲得這個訊息後，便從紐約州檔案館複製了有關的資料回來。當中每部影片提供的資料不一，除了必須的對白本，有些還提供影片簡介或本事。這些材料，對於增訂本整理多部影片的故事簡介，幫助特別大，好些原本缺乏故事內容的影片，都因這批資料而得以補充。

另一個有助增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的重要蒐集成果，是資料館在 2012 年於美國三藩市發現的一大批香港電影拷貝，其中包括十多部淪陷前的香港電影。這批電影是華宮戲院遺留下來的物資，物主是華僑方創傑先生。方先生把這批珍貴香港電影拷貝慷慨捐贈給香港電影資料館¹，為增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提供了重要的資料，成為極具啟發性的研究線索，這方面本文稍後再談。

增加館藏之外，另一個關鍵因素是 1997 年時，互聯網在香港尚未普及，現在已幾乎成為世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亦提供了大量過去難以想像可以如此唾手可得的珍貴資料。如今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不同內容的網上資料庫，例如香港中央圖書館，便把《華字日報》、《工商日報》等多份香港報紙整套掃描下來，可供網上閱讀。以往翻閱淪陷前香港舊報紙，要到大學圖書館看微縮菲林，過程繁複外，微縮菲林器材的缺陷也容易造成疏忽。現在大可隨時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網

站翻查，這對於重新查考影片的公映日期提供了極大方便。這樣便捷的翻查方式，還常會帶來意外的發現。

此外，要找外地的文獻資料，過去只能夠安排研究員親身到當地尋找，這一來成本固然高，而且逗留時間有限，未及廣閱資料，難以沙裡淘金。香港電影和上海淵源很深，民國時期的上海報刊對香港電影多有報導，資料館在這方面的藏品有限，現在上海圖書館與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「全國報刊索引」，收錄了晚清至民國初年所出版的二萬餘項不同種類的期刊，在香港只需有登入權限，便可以去翻閱資料，並有關鍵詞檢索輔助搜尋。這種方便和效率實非從前可比擬，例如增訂本在編輯工作後期，尚缺乏 1941 年的國語片《情人四萬萬》的故事資料，結果到「全國報刊索引」搜尋，輕而易舉便找到上海出版的《電影日報》，內有一篇關於該片的故事簡介。這是因為這部香港攝製的國語片曾運到上海公映，因而上海雜誌有它的相關資料。在編輯過程中，很多細微的考核工夫，過去難於解決，如今卻可以通過互聯網上不同的資料庫，尋得可靠的答案。

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的增訂還得力於研究者的成果。其中法蘭賓（Frank Bren）先生和羅卡先生兩位研究者合作追尋布拉斯基（Benjamin Brodsky）來港製片的經歷，絲毫線索也不放過，鍥而不捨，終於找到《莊子試妻》攝影師萬維沙（R.F. Van Velzer）在 1914 年美國雜誌《電影世界》（*The Moving Picture World*）的訪問，為香港最早攝製的故事片爭議找到現時最有力的證據，令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對最早幾部的香港片有了新的定位。法蘭賓另外還在《德臣西報》（*The China Mail*）找到比《莊子試妻》更早的一部香港電影，那就是紀錄片《王者的體育》（*The Sport of Kings, 1914*）。² 這些珍貴的發現，把過去流傳已久的說法改寫了，也被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增訂本吸收。

我還想補充一個由蒐集藏品到研究成果均有助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增訂的例子。2004 年底，太平戲院第三代院主源碧福女士，主動聯繫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，願意將太平戲院相關文物捐贈給香港政府。由於清點需時，至 2008 年才舉行正式的移交儀式。源氏家族於 1907 年入主太平戲院。1914 年，其所屬太安公司在廣州吉慶公所掛牌，派出旗下戲班周游於珠江鄉鎮演出粵劇。

1932年，戲院重建，並邀得馬師曾領導駐院劇團太平劇團，成為當時香港的兩大粵劇班霸之一。戰後太平戲院慢慢轉型成以放映電影為主，中聯、光藝等粵語片四大公司的出品，都排在太平領導的院線放映。因為橫跨粵劇和電影，太平戲院文物結果分送給香港電影資料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、香港中央圖書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四個機構。這批文物引起多個範疇的專家和學者的興趣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容世誠教授主理下，舉行了兩次小型的跨學科研討會，並由此編成《戲園·紅船·影畫：源氏珍藏「太平戲院文物」研究》一書。³我在第一期資料館《通訊》曾寫道：「電影史料和粵劇史料分不開，很多電影史料正藏在現成的粵劇史料中」，這句話應用到太平戲院的研究正好合適。與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增訂相關的，是由李小良教授和林萬儀女士兩位研究者整理的太平劇團劇目資料。這些劇目資料有助確定馬師曾演出的電影與太平劇團演出的聯繫。在三十年代，馬師曾不單是當紅的粵劇老倌，也是演出數量極多的電影明星。太平戲院文物和研究，對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提供了很有意義的增訂資料。

有了以上各方面的進展，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增訂本對舊版內不少地方作了修正，片目有增有減，增加的故事片不多，包括《偷燒鴨》（1914）、《瓦盆申冤》（1914）、《中國泰山》（1937）、《十年風流夢》（1939）、《金門女》（1941）和《女羅賓漢》（1941），紀錄片則有《王者的體育》等多部。新增的雖不多，卻是對香港電影史有更充份的認識才作出的改動。

除了片目的更改，一些影片的公映日期亦有所更正。有些過去只具製作年份的影片，如今已有準確的公映日期，像《盜屍》由1934年改為1935年7月23日，《重見天日》由1937年修訂為1938年1月31日。有些公映日期改前或後了一日以至數個月，卻可能因此成為一個跨年的改動，像《馬介甫》便由1935年改為1936年，這對我們看每年產量還是有一定影響的。還有的調動原因比較特別：薛覺先為天一影片公司主演的《毒玫瑰》，舊版年份為1935年，增訂本則改為1937年。這是由於該片早於1935年在廣州放映，但在香港因為版權訴訟，延至1937年才公映。增訂本依循各卷大全的處理方法，以香港公映日期排序，而在《毒玫瑰》一片的附註特別說明1935年已於廣州公映這點。^[編按2]另一個較大的改動，是侯曜和尹海靈合導的《賣怪魚龜山起禍》，由1936年改為1939年。我們只要對比侯曜和尹海靈的導演軌跡，尹海靈在1937年才以助理編劇及場記的身份，協助侯曜拍攝《沙漠之花》，二人不大可能在之前的1936年已合導《賣怪魚龜山起禍》，當初應是把一部同名電影（很可能是上海攝製的）與後來侯、尹合導的影片混淆了。增訂本也把舊版1933年列作振業公司出品、侯曜導演的《呆佬拜壽》刪去，振業確曾開拍《呆佬拜壽》，但應沒有完成，後來由洋人組織的鳳凰公司接手完成，也就是片目中1935年由黃曼梨、子喉七合演的《傻佬祝壽》。⁴

增訂本更改及補充最多的是故事簡介部分，詳盡得多。例如 1935 年的《鄉下佬遊埠》、《回首當年》、《亞蘭賣豬》、《摩登新娘》、《半開玫瑰》、《一夜風流》、《糊塗外父》等影片，舊版是沒有簡介或只有簡略的兩三句介紹，這些簡略的介紹有時甚至不能看成是故事，只是摘自廣告對影片的一些描述，在增訂本中則換上了一段段相當詳盡的劇情介紹，足以教人對影片內容由模糊變得清晰。

這裡以 1940 年的粵語片《觀音化銀》為例，談談故事詳略之變，如何有助研究。《觀音化銀》取材自流行於浙江、福建的傳說：蔡中興在泉州興建洛陽橋，觀音下凡相助，結果惹來呂洞賓鬥法。以成文作品而言，流傳的有清中葉的《洛陽橋寶卷》（即《受生寶卷》），較後的有閩南語的《蔡端造洛陽橋歌》，清中葉小說《閩都別記》又把觀音的故事衍生出陳靖姑的傳奇。⁵ 這個傳說也曾在廣東流傳，南音／木魚書便有《蔡中興洛陽橋》。⁶ 1928 年上海明星公司還曾拍攝過默片《蔡狀元建造洛陽橋》，由張石川導演，朱飛、阮玲玉主演。⁷ 這眾多版本儘管都是講述建洛陽橋的民間傳說，但是情節卻有很大差距。粵語片《觀音化銀》有沒有受到以上其中一個版本的影響？這是個值得考查的問題。因為文化接近，最可能受其影響的版本，當然是廣東南音／木魚書的《蔡中興洛陽橋》。單憑舊版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缺乏細節的故事，很難確定。由於方創傑先生捐出的拷貝中，正有《觀音化銀》一片，於是第一卷增訂本便有了情節更為詳盡豐富的故事簡介，其中一段描述觀音「化身美女招夫，邀眾擲銀競逐，化得大批金銀財寶；後又著興訪尋浮邱叔，以作考驗。興在呂洞賓協助下，獲化身盲丐的邱幫助築建一百座橋墩。」這個訪尋浮邱叔的情節很特別，因為洛陽橋位於福建泉州，本與廣東無關，但是影片卻要蔡中興去廣東找橋木建橋，而關鍵人物便是「三人同一目」的浮邱叔。這個到廣東找浮邱叔來尋橋木的情節，正是南音《蔡中興洛陽橋》所特有的情節（南音作「浮幽竹」）。粵語片《觀音化銀》以南音唱本的故事為其編寫基礎，便因新增了豐富的故事內容而得以印證。

香港淪陷前，有段時期粵語片改編自南音／木魚書大行其道，為進步影人詬病。要辨別受南音／木魚書影響的粵語片，不一定要如《觀音化銀》那樣大費周章。有些單憑片名，像是《三娘汲水》（1938）、《周氏反嫁》（1938）、《夜送寒衣》（1939）、《背解紅羅》（1939）、《金生挑盒》（1939）等，獨特的影片名稱依從著名的南音／木魚書名，即使某故事有更早的來源，像

《三娘汲水》故事源自明朝南戲《劉知遠白兔記》，但是憑影片沿用南音／木魚書的名字，應可作為重要證據，推斷影片取材自較貼近的南音／木魚書，而不是更古老的版本。

即使已知影片改編的來源，完整的故事又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，它也可能滲入了其他的創作成分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（第一卷）增訂本收錄的最後一部影片《苦鳳鶯憐》（1941）便是很好的例子。《苦鳳鶯憐》本是粵劇，由駱錦卿原作，1924年由人壽年班開山，馬師曾以「乞兒腔」演出該劇余俠魂一角而成名。⁸三十年代馬在香港領導的太平劇團，便多番重演《苦鳳鶯憐》。電影《苦鳳鶯憐》攝製於1941年，也是馬師曾主演，照常理自然是由粵劇改編。《香港影片大全》舊版並無影片的故事，無法提供參照。在方創傑先生的捐贈中正有《苦鳳鶯憐》一片，於是重新整理出一個完整的影片故事。憑著影片，研究者何思穎指出電影《苦鳳鶯憐》顯然受到美國電影《風流偵探》（*The Thin Man*, 1934）的影響。⁹《風流偵探》是三十年代的影片，1924年駱錦卿編粵劇《苦鳳鶯憐》時自然沒可能受它影響。電影《苦鳳鶯憐》一方面承襲了粵劇的名字，也用了它的名曲，但另一方面從劇情而言，又受美國片的影響，其實融合了兩個不同的來源改編，而受美國片的影響應該更深。

以上僅舉了一、兩個例子，略述故事資料如何有助我們了解及加深認識淪陷前的香港電影。我近年一直研究《茶花女》（*Camille*）對華語文藝片的深遠影響，由於增訂本的故事簡介較之前詳盡不少，我從中又找到很多新例子。同樣道理，每部影片幕前幕後的名單也增加了不少，這同樣有助我們增加對早年香港電影的認識。

體例上，增訂本較舊版還增加了一項內容，就是部分影片附加了參與影片的演職員對影片的自述，又或是報刊上對這部影片的評論摘錄。雖然這只是很簡單的回憶和看法，卻對我們認識該片的特色饒有幫助。

《香港影片大全》第一卷既是一本供專家使用的書，也是一本提供給廣大讀者的書。只要對香港電影有興趣，總會從中獲益。增訂本的出版，把書的水平提升了，自然帶來更大的閱讀樂趣，這也是我這位增訂本最早的讀者油然而生的感受。

註釋

1. 方創傑先生藏片的發掘經過，可參考陳彩玉：〈方創傑先生與他的時間囊〉，《通訊》，第66期，香港電影資料館，2013年11月，頁4。
2. 羅卡和法蘭賓的發現均發表於《中國電影溯源》（香港電影資料館，2011）。羅卡：〈再論香港電影的起源——探研布拉斯基、萬維沙、黎氏兄弟以及早期香港電影研究的一些問題〉，頁32-51；法蘭賓：〈布拉斯基的傳奇經歷〉，頁82-93。
3. 容世誠：〈戲園·紅船·影畫〉，容世誠主編：《戲園·紅船·影畫：源氏珍藏「太平戲院文物」研究》，香港文化博物館，2015，頁10-27。
4. 「鳳凰——這原是從前的『振業』，自從盧根主持的明達公司崩潰，振業連帶不支，添聘西人技師兼仰東後，便改名『鳳凰』，繼續拍攝振業未完的《傻佬祝壽》，由粵劇丑角子喉七主演，黃曼梨助演，片已攝完，惟片中瑕疵很不少，刻仍在修改接駁中，開已定本月十八日在平安首次公映云。」泓歌角：〈香港粵語製片場一瞥〉，《影壇》，1935年第2期，上海圖文出版社。
5. 范純武：《〈洛陽橋傳說之研究〉成果報告》，2005年，頁7-9。網址：<http://fguir.fgu.edu.tw:8080/retrieve/130/NSC93-2411-H431-007.pdf>（瀏覽日期：2019年11月19日）。
6. 南音《蔡中興建洛陽橋》可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的「開放博物館」下載。網址：https://openmuseum.tw/muse/digi_object/df93f5f8e4284e232422377f593b1df1（瀏覽日期：2019年11月19日）。
7.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、中國電影資料館編：《中國影片大典：故事片·戲曲片1905-1930》，北京：中國電影出版社，1996，頁157。
8. 參見《粵劇大辭典》〈苦鳳鶯憐〉條（《粵劇大辭典》編纂委員會：《粵劇大辭典》，廣州出版社，2008，頁116）。
9. 何思穎：〈高端與底層：戰前香港電影的幾點觀察〉，《通訊》，第69期，香港電影資料館，2014年8月，頁5-9。

〔編按〕

1. 1997年版《香港影片大全》（第一卷）以1913年的《莊子試妻》為第一部影片。現根據新發現的史料，將該片更正為攝於1914年。
2. 參見本書〈編輯備註〉頁xvi。

蒲鋒，資深影評人及電影研究者，曾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，著有《電光影裡斬春風——剖析武俠片的肌理脈絡》（2010）。